

与蒙洼书

金国泉

蒙洼：

猛一听，有人可能认为我是在与某个萌娃说话、写信。不过，此刻你确实有些萌，没有了冷飕飕的冰风吹拂，没有了雄赳赳的滔天洪水，一幅大家闺秀的典雅却又不失一幅小家碧玉的萌态。五月的皖北大地，全身心都是春日萌动后的成长，大片大片的麦穗已然饱满地低下了它黄灿灿的头，不傲视，不仰脸，即便偶有翘首的，那也是长在低处的悄然，类似于我们孩童时代踮起脚尖期盼，有一颗明亮的心映照着你，你包括整个平原都沉静地释放着草木的青涩与成熟之香，又透又亮，天风琅琅，慢条斯理地从我的脸上吹过，天空蓝底白云，一行鹭鸟笔墨流畅，忽闪忽闪，衣袂飘飘，让我的胸腔瞬间有了道不明的醇厚感。

此刻，我正与一班作家朋友站在王家坝闸这个千里淮河第一闸抗洪纪念馆的楼上（是不是楼的顶层，我已记不清了），我知道，你实际就在我的身边，我能听到你庄台般起伏的心跳与呼吸，你匀称的向东走去脚步声，甚至能听到你不显山不露水的温润的笑声。哦，不对，你没有发出声音，发声的是庄台与田畈上的三轮车、拖拉机及小货车穿梭的隆隆马达。你只有笑，浅浅的，雅雅的，玉石镶嵌，不惊不扰，从从容容，映入眼前似的一一此时，麦收并没有开镰，这样一幅场景妥妥的一个浓浓的准备与热身。

我从没见过你的这副形态，这副行囊，当然，你的其他形态其他行囊在此之前我也没亲眼目睹过，只是耳闻只是看过电视报刊书籍曾经铺天盖地的记录。这世间，大多数记录还是可信的，比如甲骨文，比如简牍……当然包括你。所以眼见为实这个词我时信时不信。

你不会认为我是一棵墙头草吧！其实不长在墙头的草也是两边晃动的，包括那些乔木，向阳面与向阴面也是不同的，你身边的那些草也是，南风吹，北风吹，方向也都不一样，即便是一棵枯草。但它们扎入泥土的根一直不为所动，桐柏山的水淹没过它多少次了？每次它们都是在原地重新找回自己，长出新绿，翠翠的，像一个信物，偶有清香飘散，满洼都现生机，纵然是一粒石子，也会惊起一片水花怒放。

所以你就常常张开你宽大的怀抱吧！像一种等待，像一种守候，与阳光、月光、星光、水光一起，与这些永远扎根于此的草木一起，与那些在天空展翅的留鸟候鸟一起，与一百三十多个庄台一道，既壮烈又壮志。庄台上也有光，一家人坐定的灯光，灶台旁滋滋呛人的火光，甚至那柳条器物上散发出来的时光。

在你博大的胸襟面前，我并不羞于我知识的浅薄。第一次听到庄



水上精灵 周文静 摄

台这个名字时，我对你实在有些懵，竟不知庄台是因防洪因生存而人工垒筑的高阜。现在我知道，它实际上类似于我们皖西南长江北岸的张家墩、王家坝或李家埂，都是泥土在润色，都是守候“水来土吐”的本心，人工垒筑，防洪所需，卓犖不群。只不过，形状境况大不相同，台给人的感觉是平的，庄台，那就是说整个村庄都是平的。事实上，皖西南我的家乡的那些墩也是平的，埂、坝也是平的，只是不能像台一样在感觉上立马就显现出来。

地不平，生活必须平，这是生活的法则，所以不论是皖南还是皖北，汉子们自会以自己的方式把这地上的路一一填平、铺平或者铲平，反正一切均为找平它们。然后大家便都在一个平台上平静地生产生活，鸡鸣鸭鸣，草草木木，当然也有沟沟坎坎，也有张家李家短。只是这些沟坎这些长短常常被他们忽略，被他们抛在路边，抛在庄台的下面，甚至抛到了脑后，任它风吹雨打。

庄台应该是经过了几代人努力的一个结晶，是几代人断断续续在你身上刻下的铭文，几代人为你垒筑起来的LOGO，犹如你周遭那么些多年生草本灌木，风风雨雨也斟酌斟酌始终坚守着家园。皖北人说你的这些庄台像一口倒扣的盆子，雨落在盆底上，像汉子们在击缶，字字铿锵，句句雄浑，有时我甚至在历史深处听到了它们偶然发出来的咆哮，像是千军万马在嘶吼长啸，像许多道闪电在击破长夜。

我在想，一个盆子上的咆哮也仍然是咆哮，它通天通地，连河连海，甚至就连着每一个皖北汉子的筋骨与血脉，即便沉融洼底，浸入泥土的内心，也仍然能够听得清楚，声声锥心刺骨呀！但一个盆子上的咆哮很快就会过去，就如王家坝闸上冲天而下的洪水，冲天而下也是一个哭闹的孩子进入了母亲的怀抱，绕庄台三匝，混浊中也能见

着它进入你怀抱后的平静——你具有自我修复功能，自我抖擞的格局，篆楷隶草，你总能在这些篆楷隶草的章法中自溢出芬芳，它就飘散在荷叶上，飘散在灾实籽实上。

不过我一直对你总有另外的想法，我看着庄台像一根根柱子，擎天柱，敦厚的擎天柱硬生生擎起淮河两岸子民们的生产生活，也擎起皖北人的生产生活。头上是星光，脚下是泥泞。我常常在这个时候看到他们板硬的腰杆敲着锣、打着鼓、吹着唢呐，那浑厚的锣鼓声虽在庄台上缠绕，却能传送几百里几百年。

《庄子》与庄台的区别在哪？蒙洼与蒙城呢？你肯定是懂得的，也许皖北人就是因了《庄子》而建起庄台。篆文中“蒙”（冡）会意，而冡有高地之义，关键还有一点，蒙为遮蔽动物眼睛，驯化动物之意。所以我在想，蒙城与你与庄台是早就打通了筋骨的。《庄子》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你可能真就是如此，你不可能记得淮河两岸哪家粮仓有多深，也不可能记得洪泽湖四邻哪家莲香哪家藕白。唯一不同的是，庄子只知泉涸，而不了解你如何驯化身旁肆虐的洪水，《庄子》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吹不动的庄台，让庄台上的裹麦香香的尘埃也吹不走。有人说一座庄台就是一部《庄子》。一部《庄子》建了一百三十多个庄台。

我喜欢这句话。庄子是否来过庄台？庄子的老家蒙城到你身边到蒙洼相距应该有两百公里上下，路程并不近，但也肯定算不得远，所以我猜想庄周一定来到过这里，那些田间地头、草丛灌木中的蝴蝶可能就是他留下来的梦，梦中的他与你身边的汉子可能一起庖丁解牛，一起鼓盆而歌了。

回声四起呀！但被你庖丁解牛后，那水现在“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了。

当然，庄周来时可能还没有庄台，但应该有一些雏形。世间先有庄子，而后有庄台。这不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吧？韩愈说伯乐不常有。我深信《庄子》与庄台始终常在常有，我甚至认为《庄子》与庄台有时可身份互换。

有人说你不就是蒙河流域的一大片低洼地吗？这话说的！怎么听着都有一股呛人的酸痛，比那洪水呛你时还难受。

面积超过一百八十平方公里的胸怀，什么酸痛都可以忽略，所以你尽可以忽略它，你让它比此刻吹到我脸上的风还要轻柔几分。我想，对于你，无论哪一阵风都是适应的，都能被你化解化用，甚至化为眼前那些上学孩子的蹦跳，化为刘老伯手上的柳藤上下翻飞，化为远处望不到边际的成熟的麦粒，囤入粮仓，走向烟火的灶台。一百八十平方公里的胸怀，敞开就是千万家园的幸福呀，千万家园的意气风发，当然也包含着万千家园的泪水与汗水，心酸与心痛。

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忍一忍、咬咬牙就能过去。你在张开怀抱之时，那庄台就是你咬紧的牙关，是你挺直的腰杆。庄台有多结实，你的腰杆就有多硬朗，庄台有多庄严，你的胸襟就有多宽广。

此时，已临近正午，阳光直射过来，很有些夏日的样式了。中巴车一晃一晃的，感觉是你在向我们展示你宽广的胸襟，而并非道路在延伸，伴随着我们的思绪，响应着我们的谈笑，妥妥的一幅长卷：有浪漫的视角，有研墨的深情，沉沉醉醉的金黄，雨雨风风的刚韧，平平静静的律动，瞬时感觉出你的几分孤傲、几分天真来，甚至有几处脱了胎，几处换了骨，前有王家坝，后有曹台闸，千里淮河就在你的旁边，对比着你的水灵灵、金晃晃、甜滋滋。

我突然想起苏轼的两句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能我想的词不达意，你与黄州惠州儋州不相干，八竿子打不着，与你相

干的只有《庄子》、庄台与庄生，只有滚滚而来的洪水、争先恐后的麦粒和面积超过一百八十平方公里气壮山河的胸怀。在这个胸怀上，我们尽可以享受那些车辆在指点江山，那些草木在情真意切。

